

小镇五夫

XIAOZHENWUFU

欧阳廷亮 著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镇五夫 / 欧阳廷亮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513-0689-8

I. ①小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97663 号

小镇五夫
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作 者 | 欧阳廷亮 |
| 责任编辑 | 曹 彦 曹 甜 |
| 封面题字 | 石 竹 |
| 封面设计 | 吕 康 |
| 内文插图 | 吉建芳 |
| 出版发行 |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150千字 |
| 印 张 | 13.5 |
| 版 次 |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513-0689-8 |
| 定 价 | 32.00元 |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接
邮政编码 710054

目录

小镇更夫	1
小镇大夫	21
小镇屠夫	121
小镇挑夫	158
小镇渔夫	178
一位职业经理人的文化修炼.....	229
小镇追梦	238

小镇更夫

“咚、咚——，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”报更的梆子声从小镇西边的长途车站开始响起。时值一九六四年立秋后的第一天晚上九点，按小镇的习惯，二更一响，人们便陆续上床睡觉。

天煞黑的时候，我跟着一群小伙伴捉迷藏，老铁和他妹妹找到我，让我给他们帮一次忙。老铁名叫李扬，高我两个年级，是我们街道的孩子王，他的拳头非常厉害，自立“老铁”为号，他妹妹李星和我同班，长得很漂亮，学习成绩也好，男孩子都喜欢和她在一起玩。

我问老铁：“帮什么忙？”

老铁不耐烦地回答：“去了就知道。”

我跟着他们穿过两个小巷，来到周家大院的围墙下。老铁悄悄地指了一下墙头，对我耳语：“太高了，够不着，我顶你上去，帮我妹妹摘几朵花。”

借着淡淡的月光，我抬头望去，只见墙头上一个脸盆大的花钵里开满了淡黄色的鲜花。当时，老铁、他妹子和我都不知道那是仙人掌花。除了周家，整个小镇几乎没人种过仙人掌，更不用说看过仙人掌的花。我知道这是偷花，不想干，可碍于老铁的拳头和他妹子的关系，又不敢拒绝。

李星见我犹豫不决，小声说：“求求你，就摘一朵。”

老铁扶着墙蹲下身子，示意我踩着他的肩膀上墙。我胆战心惊地被老铁顶上了墙头。我的手刚伸向花丛就像触电似的，被刺得“哎呀！”大叫一声。老铁吓得身子一抖，随之，我失去重心，和碰翻的花盆一起“咚”的一声跌落下来。

“谁？”院子里的人听见响声，手持木棍，拉开院门冲了过来。

老铁眼疾手快，拽上李星一溜烟跑掉了，只剩下我，跌落在地上左手捏着右手腕一个劲地“哎哟，哎哟”的叫。

周家的一个大男人把我像拎小鸡一样拎进了他们的堂屋。我吓得一个劲地哆嗦，不敢抬头。

“说，你是谁家的野种？”男的见我不抬头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往后拽，强迫我抬起头来。

“我认识，他是杨校长家的老三。”我偷偷瞟了一眼说话的女孩子，知道她是姐姐的同学。一听说杨校长，男人的手就松了。

坐在太师椅上的老太太说：“算啦，看在他爹的份上，饶了这孩子。”

“哼，还是三好学生呢！偷人家的花也不害臊，等会儿我去告你姐，看她怎么收拾你！”女孩子走过来用手指捅了捅我的脑袋。

男人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：“滚吧。”

我不敢回家，父亲为人谦和，历来崇尚知书达礼，最憎恨偷窃。我从未见过父亲发脾气，更未见过父亲动手打人，但母亲曾多次告诫我们，谁要是犯了父亲的大忌，一定会让谁皮开肉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阿姐的同学压根儿就没有到我家告状，只是想吓唬吓唬而已。

我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悠，想找朋友们一起玩耍。碰到老铁后，他不仅不问我摔伤了没有，反而奚落我无用。也好，从此以后老铁再没找我干任何偷鸡摸狗的事情。

“咚、咚——”二更梆子敲响以后，我送走了最后一个回家的小伙伴，呵护着仍然疼痛的右手，漫无边际地游荡在街头，直到最后一家卖蚊香的店铺打烊，才坐在一个避风的屋檐下倚着墙角打瞌睡。

也许玩得太累，我很快进入了梦乡。我梦见母亲和阿姐打着火把在找我，她们找到我之后，母亲轻轻地抱着我走回了家，并且给我挑着手中的刺。

我突然痛醒，发现自己躺在更夫刘大伯的床上，他手里拿着冒着热气的毛巾，愕然地望着我。我把手缩在嘴边哈了哈气，似乎这样可以缓解疼痛。

“怎么啦？孩子。”当刘大伯弄清我被花刺扎的经过以后，赶紧拨亮油灯拿针给我挑刺。其实不管用，仙人掌的刺非常细，且是半透明状，不细看压根儿发现不了，更何况暴露在外面的，已被我全部拔掉了，只剩下断在肉里面的刺尖尖。

“孩子别怕，我给你抹点东西，保管你一觉醒来就好了。”刘大伯还真有办法，他在我手掌上抹了点蜂蜜，过了一会儿就好多了。

刘大伯是我们西街的更夫，除了我偶尔和他打打交道外，小镇满街的小孩都不敢接近他。大人们都说他是阴阳人，喜欢摸小孩的鸡鸡，不许小孩接近他。我父母很善良，一直和刘大伯有来往，因此，我不怕接触他，况且刘大伯每次碰见我，只是摸摸我的脑袋瓜子或者搂抱一下，从来没有摸过我的小鸡鸡。

“三娃，今晚你就睡我这里，明天一早，我送你回家，保证不让你挨打，咋样？”刘大伯蹲在我的面前征求意见。

我坐在床沿上想了想，没有立即回答他。刘大伯个子不高，佝腰曲背，因为长年留着板寸头，脸上的颧骨显得格外突出，他原本不善言笑，加上那双目光锐利的眯眯小眼，让人望而生畏。

“不喜欢大伯？”他见我不说话，好不容易挂笑的脸立马拉长了。一想到要单独和阴阳人睡觉，我多少有一点儿不自在。但念及刘大伯经常托父亲捎给我一些好吃的食品，便不忍让这个孤老汉伤心，于是怯生生地回答：“喜欢。”

“哈，这才是我的乖儿子。”刘大伯一听，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儿，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，搂在怀里一个劲地亲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只有妈妈经常亲我，父亲偶尔用胡子扎扎我的小脸蛋。刘大伯的胡子比

父亲的胡子更扎人，我忍不住伸出左手，轻轻地抚摸他那浓密的胡茬。不知咋的，刘大伯流泪了，一颗豆大的热泪滴落到了我的脸上。

“大伯，您哭啦？”

“啊，大伯高兴着呢！大伯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一个儿子……”刘大伯抱我坐在他怀里，给我讲述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。

刘大伯的老家在安徽，他年轻的时候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，那媳妇给他生了个俊俏的儿子。孩子七岁那年，黄河发大水，淹没了他家的田地，冲毁了他家的房子，无奈，他只好带着媳妇和孩子外出逃荒，谁知一家人染上了疟疾，因无钱求医，媳妇和孩子双双病死，只留下他病病秧秧活了下来。刘大伯还告诉我，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那一年，他在省城一家盐行当长工时认识了在省城教书的父亲。

刘大伯给我擦完澡，让我躺进了被子里。他那白粗布里子浅蓝色粗布面子的被子，没有补丁，比我家补丁摞补丁的被子好多了。被头也很干净，只是有一股他身上的气味——他刚刚抱着我时闻到的那种气味，但并不难闻。我刚闭上眼，他就拎着那副擦得锃亮的梆子，悄悄掩门而去。紧接着，街上响起了他浑厚的男中音：“平安无事啰——，咚——咚咚！”

“咚——咚咚！”这是我年满九岁后首次听到的三更梆子声。那年月不像现在，没有电视，没有 KTV，没有酒吧和歌舞厅，甚至连收音机也是稀罕之物，加上电力供应不足，人们习惯于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。半夜三更，街面上几乎看不见行人，人们大都早已进入了梦乡。

“三毛，起床啦，看我给你买啥好吃哟。”

我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，只见床对面的桌子上放着冒着热气的油条和豆浆。我家人口多，长年累月的早餐偶尔吃两三次馒头或面条，

多数是烫饭。所谓“烫饭”，就是将头一天晚上的剩菜剩饭混在一起加水煮成的糊糊。

我迅速穿好衣服，刚下床，刘大伯就端来了洗脸水，并帮我洗了脸。他小心抬起我的右手问：“还疼吗？”我用左手轻轻一摸，又有刺的感觉，便举起右手对着光一看，发现了好几根从红点处窜出来的细刺，便尖着左手拇指和食指将刺一一拔出，然后洗洗手就不痛了。

“刘大伯，现在几点啦？”我坐在桌边一边吃着油条，一边喝着豆浆，不时和刘大伯拉呱几句。

刘大伯掏出怀表瞟了一眼告诉我：“已经十点多啦。”

“哇！”我心想，幸好今天是星期天不用上学，不然三好学生就当不上了。我把另一根油条递给刘大伯：“您也吃呀。”

刘大伯接过去又放回盘中：“我已经吃过了，你别急，慢慢吃，我早上已给你爸打了招呼，说你昨晚住在我这里。”

刘大伯刚说完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给我说：“哎，我到你家去了一趟，看样子，他们都不知道你摘了人家的花。你是一个好孩子，回去后主动认个错，你爸一定不会打你。”

我用手抹了一下嘴，盯着刘大伯认真地点了点头。这时，我意外发现刘大伯的双眼布满了红血丝，我猜到这一夜因为我睡了他的床，他一宿没睡觉。我忽然觉得自己又做错了一件事，低着头轻轻地嘟噜了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您没睡好觉。”

刘大伯走过来，一只手把我搂在他怀里，另一只手轻轻地摩挲着我的脑袋瓜子：“傻孩子，我晚上打更，根本就用不着睡觉。”说罢，把我送出了家门。

果然不出刘大伯所料，我回到家里，大家仍像往常一样，仿佛不知道我在外面过夜的原因，唯独母亲说刘大伯家不宽敞让我别去打搅人家。

“爸！”我见父亲在后院的菜地里松土，就主动跑过去打招呼。

父亲停下来，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对我说：“小孩子家，今后没经过父母同意不要在别人家过夜。”

我点了一下头并鼓起勇气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我犯了一个错误。”

父亲得知我偷摘周家大院的花并摔破了花钵的经过，立即收拾手中的活计，带我到周家道歉。

下午，父亲带我到镇外的山上扒松毛。所谓“扒松毛”，就是用粗铁丝做成扇形的筛子，利用它把散落在地上或草丛中的松针集中起来，然后打捆挑回家当烧柴。父亲扛着扁担和竹夹，我扛着两个钯子，兴高采烈地向小镇西北方向的山岗走去。

一路上，我和父亲聊起了刘大伯。我问父亲：“爸，听刘大伯说，他有过一个儿子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呀，可惜那孩子很早就和他母亲一起病死在逃荒的路上。”父亲叹了一口气。

“他还说，是您救了他。”

父亲告诉我：抗日战争期间，父亲在省城教书，是爱国进步人士，为了帮八路军搞运盐的情报，结识了在盐行当长工的刘大伯。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那年冬天，刘大伯因严重违犯了东家的家规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并扔在荒郊野外，还不容许盐行的人去收尸。父亲去收尸时，发现刘大伯一息尚存，便背着刘大伯逃回到老家。

“好可怜！”听完刘大伯的悲惨遭遇，我情不自禁地感叹了一句。

刘大伯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我不理解为什么镇上的人都不和他来往，更不让小孩接近他，便问父亲：“爸，为什么大家都说刘大伯是阴阳人？听说阴阳人一半是女的一半是男的，很恶心。”

父亲没有直接回答，反问我：“刘大伯像女的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父亲说：“你还小，有些事说了你也不懂，阴阳人是先天发育不全造成的，刘大伯不是阴阳人，他是被东家打坏了小鸡鸡，不能站着撒尿，才被人们误解成阴阳人的。他是一个性情孤僻的更夫，白天睡觉，天黑起床，很少与人交往，加上他非常喜欢小孩，抱着人家的孩子又亲又摸，弄得人家都很反感。你刚满周岁的时候，他硬要我们把你过继给他做养子，你妈坚决不同意，闹得很长时间他都不愿意进我们的家门。”

父亲无意中说了个秘密，我突然感到脸上发热，心里有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儿。

父亲见我低头不语，只顾往前走，便拍拍我的头说：“我们当然舍不得把你给别人啦。但刘大伯绝对是个好人，希望你今后一直对他好，权且在心里做他的干儿子。”

不知是延续了父亲的同情心，还是吃了人家的嘴软，从此以后，我没事的时候，总要去看看刘大伯，帮他扫扫地，擦擦桌子，或者给他讲故事。

我经常出入刘大伯的家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街坊的女人们总是在远处对我指指点点的，弄得我很不自在。

有一天放学后，我被居委会的王大妈叫到她家，王大妈问我：“小三，姓刘的那个老不要脸的摸你小鸡鸡没有？”我愕然地望着王大妈使劲摇头。

“没有就好，千万别让他在你身上使坏。”王大妈似乎放心地拍了拍我的脑袋。

“使坏？”我不解地望着王大妈。

我告诉王大妈：“刘大伯是好人，他从不欺负我。”

“这我就放心了，快回去吧！”王大妈把我送出门时又叮嘱我：“别听那些老太太们嚼舌根子。”我隐隐约约地明白王大妈是指那些女人在说我和刘大伯的坏话。

我从王大妈家出来，刚拐过一个巷子，就被老铁拦住了：“嗨！你最近总往那个孤佬家里跑，是不是喜欢他摸你的小鸡鸡？”

一看老铁阴笑的样子我就来气：“流氓！你胡说什么呀？刘大伯从来就没摸过我。”

“我警告你，你如果还想和我妹妹来往，就少和阴阳人套近乎！”老铁边说边对我扬了扬拳头。

我气愤地说：“刘大伯不是阴阳人，他还有过儿子。”我听大人说过，阴阳人是不能生孩子的，刘大伯有过孩子就一定不是阴阳人。

“哈哈——”老铁一下子笑弯了腰，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，他把嘴贴在我耳边，神秘地告诉我：“傻小子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偷看过他洗澡，他压根就没有长鸡巴。哈哈——”老铁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难道刘大伯和父亲都在骗我？刘大伯骗不骗人我不敢肯定，但父亲从不骗人，他不是说过我还小说了我也不懂么？

一定有什么事情要瞒着我。在刘大伯是否是阴阳人的问题上，我更偏向于老铁说的是真的，因为老铁喜欢偷看人家洗澡，而且没有必要骗我，老铁最喜欢他妹子，也知道他妹子偏偏最喜欢我，只是不想我被别人欺负而已。这事对我的震动很大，使我和刘大伯的关系开始疏远，我总以学习紧张为借口，躲避和他来往。

我和刘大伯感情修复缘于一场大火。那是一九六五年冬季的一个夜晚，我们全家被刘大伯沙哑的喊声惊醒。在“林家大院失火啦！快救火呀——”的呼叫声中，我匆忙穿上衣服，跟着父母亲和哥哥姐姐赶去救火。

林家大院坐北朝南，位于镇西，离我家不远。大院的房子多为木板结构，院后紧邻生资局仓库。原本漆黑的夜晚，被熊熊燃烧的大火烧红了半个天空，林家大院前院的门窗和屋顶吐着长长的火舌，人们用脸盆和木桶运来的水泼上去已不起太大的作用，你前面泼熄，它后面又燃。院内哭喊声乱作一团，浓烟滚滚，非常吓人。父亲抱着一个孩子冲出来，把她塞到母亲手里，转身又冲进了火海。在父亲身影消失在烟火中的一刹那，我看见刘大伯背着一个老人跌跌撞撞地冲出门来，在出门的时候，他身子晃了一下，并本能地撑向刚被淋熄的门框，但他的手立刻反弹回来，差点儿摔倒。我赶紧跑上去帮他托住身后的老人。他把老人安放在街边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嘱咐我看好老人，别往火边去。还没等我点头，他已返身冲进火海。这一刻，刘大伯的形象在我心目中迅速高大起来。

我一边守着呻吟的老人，一边不时抬头向院门张望，担心救火的亲人和刘大伯。

救火的人越来越多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拎着水桶、端着水盆赶来加入救火的行列，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。

大火熄灭的时候，东方已经泛白。林家大院里里外外一片狼籍，惨不忍睹。刘大伯也成了落汤鸡，第二天就病倒了。

等到刘大伯出院，已经是林家大院失火后的第三天。这一天，是星期六，学校还在上课，我和父亲都没能去接他，是居委会的王大妈把他接回家的。下午放学回家，我听说刘大伯已经出院，顾不上吃晚饭，径直来到了刘大伯家。

“乖儿子，快来亲亲我。”半偎在床上的刘大伯探出身子，向我张开双臂，我赶紧扑进了他的怀里。

“那天您应该早点回家换衣服，浑身都湿透了，不感冒才怪。”我说完，不满地撇了一下嘴。

刘大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脑袋瓜子调侃说：“就你聪明！”

我看了看紧闭的小碗柜，问道：“大伯，您想吃什么？我回家给您弄去。”

“当然是你家的面疙瘩啦。”

“好吧，您等着！”说罢，我蹦下床，一溜烟跑回了家。

我们家正在摆桌凳、上菜，我赶紧跑进厨房，嚷嚷着让母亲给刘大伯做碗面疙瘩。



“看把他急得，这么心疼刘大伯，当初真该把他过继给刘大伯。”母亲故意和打帮手的姐姐取笑我。

“就是。”姐姐立即应和着。

“阿姐坏，阿姐坏！”我跑到姐姐身边，张开双手来回揉她。

“行啦，行啦。快跟姐吃饭去，等你吃完，面疙瘩也就做好啦。”听母亲这么一说，我赶紧拉着姐姐到客厅吃饭。

父亲上桌后，向我问了问刘大伯的情况，并让阿姐去厨房拿个空碗，然后从每个菜碗里挑一筷子菜放进空碗里，说是给刘大伯留的。

吃完饭后，父亲端着面疙瘩，我端着菜，一起向刘大伯家走去。

进到刘大伯家之后，父亲一边询问刘大伯的康复情况，一边挪过一个方凳放到床边，然后让我把菜碗放在方凳上。

“别下床，你身子骨还虚，就坐在床上吃。”父亲拦着准备下床的刘大伯不让他动弹。

刘大伯伸开包着纱布的左手，笑着对父亲说：“不方便，还是下床吃为好。”

父亲见无大碍，就让我把面疙瘩和菜端上了桌子，然后扶着刘大伯下床来到桌前吃饭。

“哇，真香！”刘大伯嗅了嗅面疙瘩，向我吐了一下舌头，那神态，俨然是个小孩。

吃罢面疙瘩，刘大伯试探着让我留下来给他做伴，父亲没有直接回话，而是征求我的意见：“咋样？”

“爸，明天是星期天，明晚我一定将作业和日记一块补上。”

“别淘气，影响刘大伯休息。”父亲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叮嘱我。

“老刘，还需要什么吗？”父亲问刘大伯的同时，掂了掂桌子上的两个竹壳水瓶。

“不用了，下午回来后，我已经生了炉子，烧好了开水。”

父亲对刘大伯说：“别硬撑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你让小三子吭一声。”

送走父亲后，刘大伯靠坐在床头，让我偎依在他身边，给我讲了“牛郎织女”和“武松打虎”的故事。刘大伯讲完故事，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，对我说：“时候不早啦，洗澡睡觉吧。”

我见他挪下床，去拿脸盆，赶紧跳下床抢在他前面抓住了脸盆：“您手有伤，我自己来。”

“好吧！”刘大伯让我先到厨房打小半盆凉水，然后将开水瓶的水兑进去。刘大伯从门背后的挂钩上取下两条毛巾，告诉我，白毛巾是洗脸和擦身子的，蓝毛巾是洗脚用的。刘大伯省吃俭用，但很爱干净，那年月，因经济困难，很少有人将洗脸毛巾和洗脚毛巾分开。我洗完澡后，穿上刘大伯的干净球鞋，换了一盆干净热水，并张罗：“大伯，您坐到床边上，我帮您擦擦澡。”

“太好啦，老子享福啰！”刘大伯像喝了喜酒一样，脱光了上衣和长裤。

我绞着热毛巾给他擦脸、擦手臂和肚皮，擦得他直乐呵。然后，我让他趴在床上给他擦背。

“再绞一把。”他翻过身来，从我手中接过毛巾，拉开裤衩由前而后擦了几下。我本想问他阴阳人的事，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，害怕触疼他的伤心之处。

我拿回洗脸毛巾在盆中清好并换成洗脚毛巾，给他擦了腿和脚。等倒完脏水返回室内，我禁不住打了个冷颤。

“快上床，冻坏了我的乖乖儿。”刘大伯把我紧紧搂在怀里。

平时我在家和姐姐合睡一张床，各睡一头，她从不搂我睡觉，今晚被刘大伯搂着，我觉得特别暖和，并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我被林家大火包围着，挣扎着突围可始终找不到出口，只能在火海中瞎摸乱撞，我终于摸到了门边，使劲地推门……我突然惊醒，发现自己被大伯抱在怀里，一条腿紧贴大伯的身子，另一条腿斜跨在他的肚皮上。我向下拉了拉捂在头上的被子，轻轻地将压在大伯肚子上的腿抽了回来，见大伯没有醒，仍然均匀地打着呼噜。我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怪诞的念头，想借此机会证实老铁说得是否真实，便轻轻地伸手摸向刘大伯的裆里。哇！那里果真没有鸡鸡，只是毛茸茸的一片。我的手轻轻地摸着，不知咋的，大伯突然抖动起身子并把我越搂越紧。我吓了一跳，用力从大伯怀中挣脱开，坐了起来。大伯也惊醒了，他一下子挺身坐起来。我不敢正眼看他，低着脑袋。

“睡吧。”刘大伯轻轻地说着，并伸出手来，一手抻开被子，一手想扶我睡下。

我摇晃着身体，拒绝躺下。我终于明白他是个阴阳人，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油然而生。

刘大伯束手无策地坐在床上，良久轻声对我说：“乖儿，有些事等你长大了才会明白，快睡吧。”

我知道，半夜三更这样僵持下去不是个事，便背朝刘大伯躺了下来。

刘大伯一直在辗转反侧，也难以入睡。他终于憋不住轻轻地拍了拍我：“孩子，都怪大伯不好，我刚才做梦想媳妇了，对不起！”

我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，刘大伯除了是阴阳人，的确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

“唉——”刘大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一九六六年初秋的一天，从县城来了一拨带着“红卫兵”袖章的中学生，他们身穿绿军装，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，手捧“红宝书”，英姿飒爽，十分引人注目。他们其中的一个高个子，站在锦屏小镇的